

論短篇小說的寫作

安東諾夫等著



評
定
著
小
說
的
寫
作



論短篇小說的寫作

安東諾夫等著

蔡時濟等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有關短篇小說的寫作的論文四篇。“爲精通創作技巧而奮鬥”具體地分析了契訶夫—高爾基—蘇維埃作家短篇小說的特點，指出蘇維埃作家應如何繼承、發展俄羅斯短篇小說的進步傳統。“論短篇小說體裁的運用”從理論上闡明了短篇小說的實質、它與散文的別種體裁的關係、它與現實材料的關係等問題。“論短篇小說的寫作”根據作家自己的創作經驗，談到怎樣把作品的思想和形象結合起來，怎樣創造人物的性格，怎樣安排情節，以及什麼是“觀點”和“作者立場”“作者語調”等。“論報紙的特寫”論述了特寫的定義、傳統、種類、認識和教育意義，以及如何寫作特寫等一系列問題。這本書不僅可供文學青年提高創作技巧的參考，而且對廣大讀者進一步欣賞文學作品也是有所幫助的。

Сергей Антонов и Др.

Письма О Рассказе

根據《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52 年 10 月 152—155 版本譯出

論短篇小說的寫作

安東諾夫等著

蔡時濟等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登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876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5 3/4 字數 132,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四次印刷

印數 26,101—41,100 定價(7) 0.60 元

目次

為精通創作技巧而奮鬥.....	巴爾斯卡雅 (一)
論短篇小說體裁的運用.....	施尼爾松 (一)
論短篇小說的寫作.....	索斯金 (三)
論報紙的特寫.....	安東諾夫 (七)
	波列伏依 (三五)

爲精通創作技巧而奮鬥

巴爾斯卡雅
施尼爾松

在俄羅斯文學中，短篇小說的體裁達到了其他各民族的文學所不會達到的高度和完善地步。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等都是世界文學中所公認的、空前絕後的短篇小說巨匠。蘇維埃文學偉大的創始人高爾基曾再三強調地指出，必須創造性地掌握我國傑出的文學巨匠們底經驗。

深入到優秀的短篇小說家的創作界去，鑽研他們的技巧，這乃是蘇維埃文藝學刻不容緩的任務，這個任務底解決，在頗大程度上決定着蘇維埃短篇小說今後的發展，和那些從事於這種體裁的蘇維埃作家們技巧底成長。

本文只想談談短篇小說體裁中的幾個問題。

一

俄羅斯古典文學底主要特點——愛國主義、與各時代解放運動的深切聯繫、對社會的關心、在生活底典型表現中忠實地描寫生活、民主主義和人民性——也明顯地體現在短篇小說的體裁中。我們只要回憶一下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托爾斯泰的塞伐斯托波爾的故事，烏斯賓斯基、柯羅連科和其他

作家們的短篇小說就知道了。

這些特點同樣決定了契訶夫短篇小說的風格。

契訶夫是世界文學中空前絕後的短篇小說巨匠。這就是爲什麼在研究優秀的蘇維埃短篇小說作家們，首先是高爾基的創作技巧時，同時研究契訶夫底藝術技巧，對於從事於短篇小說體裁的作家們特別有益的緣故。

關於契訶夫——短篇小說家，可以用別林斯基的話來談他：他把『偉大的生活之書』的書頁連接『在一個封面底下』，他善於把對人、對社會、對生活、對祖國命運的深刻思想體現在各別的書頁上。高爾基論及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時說，它們『像穿岩機鑽進地裏去一樣，鑽進生活的深處和本質中去』。契訶夫的一些小的短篇小說，從來沒有將現實縮減爲簡單的寫生。作家在描寫各別的情景、敘述每一事件的時候，同時將深刻的思想內容貫注到自己的短篇小說裏了。這一點，按照高爾基的話來說，就造成了『那種芬芳、撲鼻和健康的真正可貴和必需的「現實的」氣味』，這種氣味在短篇小說中是特別重要的。例如，在契訶夫底反覆無常的人中，一條極小的街道情景，就幫助作家表現了所謂『俄羅斯』傻瓜們的奴隸意識；在一篇敘述謀害者的滑稽小說中，就隱藏着人民生活底悲慘因素；在未婚妻中，作家敏銳地覺察到俄羅斯先進婦女意識發展中的新過程。這裏所描寫的每一場面和事件，如他所描寫的每一角色一樣，都有很重要的生活意義。

典型化的驚人深度乃是契訶夫短篇小說的特點。短篇小說的簡短，篇幅不大，並沒有妨礙契訶夫在小說中創造出一大批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典型。我們只要回憶一下套中人、反覆無常的人、下士普

里希別葉夫和其他一些人物就足夠證明這一點了。

當然，這裏問題不在於契訶夫經常反映了現實中常見的現象和事實。現實主義作品中的典型化原則，按照馬林科夫的話來說，不在於『某種統計的平均數』。『典型性是與一定社會歷史現象的本質相一致的；它不僅僅是最普遍的、時常發生的和平常的現象。』●像未婚妻小說中娜嘉那樣的姑娘們，剛剛出現在生活中時，並未形成大多數，但正是她們，這些先驅者們決定了國家社會生活發展過程的本質，指出了開始只有少數人走的、然後大多數人所走的道路。

『有意識的誇張和突出地刻劃一個形象並不排斥典型性，而是更加充分地發掘它和強調它。』●——馬林科夫接着說。契訶夫的許多諷刺性、譴責性的短篇小說中的形象都是這樣創造出來的：在普里希別葉夫、別里科夫、奧楚密洛夫和其他很多形象身上，都故意地誇張了那些作為諷刺性描寫對象的特點。耀眼奪目的探照燈光，那樣地射在這些特點上，使得其他東西顯得像影子一樣，而被這個燈光所照亮的特點則誇張地突了出來。這樣『突出地刻劃形象』，幫助作家更明顯地描寫了他所指責的社會現象，而且幫助他表現了他對某種現象的看法。正如其他藝術家一樣，契訶夫的『典型問題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意味深長和內容豐富的細節在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人物和事件的本質，如太陽反照在一滴水中似的，反映在細節中。例如：契訶夫提出生活有保障的階級中婦女的命運問題時，就在短篇小說大佛羅嘉和小佛羅嘉中，創造了索菲亞、李伏夫娜、麗達、修女奧爾加這樣一些典型的婦女形象。她們生活的空虛、無目的，她們存在的無意義，都被作者通過各別細節揭露出來，這些細節表

現出決定短篇小說中各個人物生活的主要的典型的特點。小說開始和結尾所敘述的索菲亞、李伏夫娜，乘着三匹馬拉的車子疾馳着，以及那些幫助揭露麗達的形象底不多的細綫條，都同樣表現了上述這些特點。

說到麗達，她香煙不離嘴，而且『在她的胸前和膝蓋上經常都有煙灰』，她『時常懶洋洋地、枯燥無味地說着一些不堪入耳的奇聞』。煙灰表明了麗達外表的不整潔，不堪入耳的奇聞表明了她內心的不乾淨，所有這些都透澈地描繪了這個人物，她的空虛、無目的的生活。

契訶夫挑選那些意味深長的細綫條和細節時，常常使得其中既體現了他所描寫的某個人物的特點，不常見的特點，又體現了那決定形象成爲典型的東西。我們只要指出文學教師中一個次要的角色——史地教員伊波里特·伊波里吉奇·磊齊茨基就行了。契訶夫運用了那些不多的細節描寫了這個人：『他認爲讀地理時最要緊、最不可少的一件事是畫地圖，而讀歷史呢，是記年份。』『伊波里特·伊波里吉奇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要麼一聲不響，要麼講些人人都早已知道的事。』甚至臨死的時候，『他胡言亂語地說的也只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伏爾加河流入裏海……馬吃燕麥和乾草……」』這些細綫條就足夠使我們把伊波里特·伊波里吉奇理解爲一個活生生的、與衆不同的、真實的人了。

●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第七一頁。

● 同上。

● 同上。

但與此同時，爲作者所指出的伊波里特·伊波里吉奇的那些固有的特點，也具體表現了沙皇時代的中學裏這樣一些特別人物——教師官僚——的某種典型性格。

在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中，語言的特徵起着與動人的細節一樣的作用：主人翁說話的特徵，揭開了他的性格、世界觀和行爲的典型性。同時，人物的語言，往往不僅介紹了他們的性格，並且反映了他們的發展與變化。例如伊奧尼奇中的主人翁——斯達爾蔡夫在作品開始部分，當他還沒有完全陷入外省生活的泥沼時說道：『我整整一個星期沒有看見您，我這麼久沒有聽見您的聲音了。我滿腔熱誠地想着，巴望着聽到您的聲音。您說啊。』或者在另一個地方說道：『哦，那些從來沒有愛過的人懂得什麼呀！我覺得，好像至今還沒有人真實地描寫過愛情，而且這種溫存、歡樂、痛苦的感情，恐怕根本就無法描寫出來，縱使有誰體驗過一次，他也不會想到把它用語言表達出來……』一個嘹亮的，如音樂一般充滿感情，表達出緊張、強烈的感受的複雜音階的句子，在小說開始部分就把斯達爾蔡夫說話的特徵表述出來了。

但這兒是在短篇小說最後一部分，在我們面前變得愚昧、粗俗，貪愛金錢、對人漠不關心的伊奧尼奇說話的一些範例：『這是書房？這是寢室？這是什麼？』或者『你們在說什麼？啊？誰？』或者，最後，在一句出色的話裏，表現了整個人的性格：『您們說的是哪個特爾金家？是那個女兒會彈鋼琴的特爾金家嗎？』這些簡短、片斷、冷淡——疑問的句子，不能再好地表現出變愚昧了的伊奧尼奇了。這樣，在一篇小小的短篇小說中，就產生了具有重要的概括意義的一些形象，這就表明了作家善於『以一根細綫條表達出人物和自然景色的主要特徵。』（見海鷗）

主題的選擇，生活材料的取捨及其結合，說話的方法，作品本身的基調，——所有這一切，都被契訶夫用來重新組織在那種別林斯基稱爲『偉大的生活之書的零星書頁』的短篇小說的範圍內了。當我們不可能廣泛地闡述契訶夫——短篇小說家底技巧問題時，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一個局部的現象，即契訶夫短篇小說底開始和結尾部分吧。

作家從最初的幾句話開始，或者就把自己作品中的主人翁介紹給我們，或者把其中所描寫的情況介紹給我們，或者描寫其中事件發生的環境，而這種描寫就爲讀者創造了一種能促使他去理解後面的敘述的情緒。

現在我們來舉幾個例子。短篇小說帶着叭兒狗的太太開始這樣寫道：『海岸上出現了新人：一位帶着叭兒狗的太太。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奇·左羅夫在雅爾達住了兩個星期，而且已經住慣了這個地方，也開始對新來的人們發生興趣了。』契訶夫在短短的幾句話裏，就把主要的人物介紹給讀者了，指出了事件進行的場所和情節的性質。小說黑衣修士簡要、明確地開始道：『安得烈·華西列也維奇·柯夫陵碩士，累得筋疲力竭，神經出了毛病。』

在小說開始部分時常描寫出一種情景，吸引讀者去注意作者所想說的話。我們不妨來回憶一下小說苦惱的開始吧：『黃昏。大片濕雪在剛剛點亮的街燈四周懶洋洋地旋轉着，雪形成細小的薄片落在屋頂上，馬背上，人的肩膀上，帽子上。馬車夫姚納·波達保夫全身雪白，活像個鬼。他盡可能地蜷縮着身子，縮到活人的身子所可能蜷縮的最大限度，坐在車夫的座位上，一動也不動。……他的小瘦馬也是白的，也不動。……牠，大概在想心思。無論把誰從犂頭上、從熟悉的灰色田野上硬拉開，丟到

這充滿着稀奇古怪的燈光、不停歇的嘈雜聲、熙熙攘攘的人羣的深淵中來，他也不能不想心思。……」短篇小說一開始就集中地描繪了後面敘述中所要展開的東西——馬車夫姚納的痛苦生活，他在這個無家可歸的、喧嚷的陌生城市中，除了自己可憐的瘦馬以外，沒有一個親人能和他分担自己的憂愁。

契訶夫底著名小說六號病房也是這樣開始的：「醫院的院子裏有一個不大的耳房，被一些牛蒡、蕁麻和野苧麻草叢圍繞着。它的屋頂生了鏽，煙囪坍塌了一半，門廊旁的小踏級腐爛了，並且長滿了小草，屋上所塗的灰泥只剩下一些痕跡了。它的房屋正前面朝着醫院，後面——朝着田野，醫院的一條灰色圍牆把它和田野分隔開來，牆上釘着很多釘子。這些尖端向上的釘子、圍牆和耳房本身，都有那種在我們這裏只有醫院和監獄才有的特別淒涼的和討厭的樣子。」這裏最後一句「淒涼的和討厭的樣子」，特別出色地和作品底陰暗色彩相協調。

契訶夫短篇小說的結尾都強調了他所創造的那些形象所表現的基本的特點，或者表明了那種原來隱藏在小說中，直到小說的結尾才表現出來的抒情情緒。讓我們回憶一下下士普里希別葉夫這篇短篇小說結束時的幾句話，「人們，散開！不要聚在一起！回家！」讓我們回憶一下在短篇小說城外的一天的結尾中的被熱情和撫愛溫暖了的場面吧，其中描繪了皮匠吉林基跟窮孩子們費克拉和達尼爾卡的動人的友誼。「……孩子們每當入睡的時候，就想起了無家可歸的皮匠。夜裏，吉林基常常到他們這兒來，給他們畫十字，在他們頭底下放好一塊麵包。誰也沒有看見這種撫愛。看見這種撫愛的，也許只有那在空中浮動着的、溫柔地透過滿是窟窿的棚頂、窺視着荒涼的草棚的月亮吧。」

當我們讀完這樣的作品以後，作品最後的語調久久地在我們心裏縈迴着，而且往往決定着我們對

整個作品，對它的各個人物及對其中所提出的問題的態度。這就是爲什麼契訶夫說，他慣於『僅由開始和結尾組成短篇小說』的緣故。

二

蘇維埃文學底創始人高爾基非常推崇、愛好契訶夫底小說，他讀他的小說時『幾次哭泣……憤怒得像落在陷阱中的狼一樣，而且憂鬱地笑了好久好久。』高爾基在寫給契訶夫的信裏說：『您用您的短篇小說做了件大事——激起人們去憎惡這種醉生夢死的、半死不活的生活——見鬼的生活！』契訶夫是我們當代藝術家中獨具風格的作家，他掌握了高度的藝術水準，寫得「文字緊湊，思想深廣」，高爾基還在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〇年就着重指出了。

高爾基永遠保持着對契訶夫創作的熱愛，同時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例如，在俄羅斯浪遊散記中的一篇短篇小說沙莫夫家的晚會中，我們就讀到了高爾基如下一段自白：『……當人們過分高聲地、輕蔑地議論契訶夫的時候，我幾乎感到痛苦。讀過昏厥以後，我認爲契訶夫是一個「對人類的痛苦」和人們所受的委屈「有極大敏感的天才」。可是，同時，我奇怪地發現：他沒有感到生活的樂趣。』在這個評價中，包含了對契訶夫底天才和深切的人道主義的認識，可是同時，也只有那種以積極參加生活的鬥爭爲己任，使得生活中不再有痛苦和災難、在這個鬥爭中看到『生活的樂趣』的作家才能說出最後的那句話來。

高爾基完全同意契訶夫對自己「一些短篇小說的評價，可是，他却以極大的興趣和注意力傾聽契訶

夫嚴肅而誠懇善意的批評，契訶夫在高爾基的第一、二卷短篇小說中，就能看出他具有『無庸置疑的、同時又是真正的大天才』。契訶夫對高爾基的許多意見具有一般的意義，而且可能對我國青年作家們有很大益處。這裏我們得到了如下的指示：藝術家必須『看得更多，懂得更多更廣』，和『使用那些根本不是俄羅斯本國語的外國語、和不常用的字眼是不合適的』以及其他許多指示。

契訶夫認為雕塑的美是高爾基的才能的特別優點，同時說明他對這種優點的體會是：『當你描寫事物時，你能看見這個事物，能用手去撫摸這個事物，這就是一種真正的藝術。』

柯羅連科、托爾斯泰這些批判的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都很重視高爾基的創作。

高爾基進入文學界，不僅僅是俄羅斯古典文學底卓越傳統底承繼人，而且是向創造偉大的新藝術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的革新者，高爾基曾經在寫給契訶夫的信裏談到過這種新藝術出現的必然性。

高爾基創作底主要特色，明顯而且全面地表現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只有到了現在，當新的高爾基全集出了二十二卷以後，我們才可能完整地來斷定這種風格在他創作中的地位。被遺忘在舊報紙、雜誌篇幅上和過去從未列入全集的幾十篇小說，以及最初發表的一些短篇小說，都大大地擴大和充實了我們對這種風格在高爾基作品中所佔的地位的概念。

高爾基短篇小說裏所包羅的生活現象的廣度、對社會所作的鑑定的尖銳性、綜合和明智的結論的深度、藝術家成熟的技巧、形形色色的典型，這一切都使讀者感到驚訝。

高爾基的若干短篇小說，是由契訶夫小說所引起的那些思考和思想的延續。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爾基的小說萬卡的一個好日子是很有趣味的，它彷彿在敘述契訶夫的萬卡·茹柯夫以後的命運一般。

我們可以想到萬卡·茹柯夫始終沒有收到寄給『鄉村裏祖父』的回信，他忍受了四年當學徒的痛苦生活。但他成爲工匠助手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高爾基所寫的也正是這個渴望的日子。萬卡感到幸福了，他充滿着最光明的希望，但是生活條件如此，使他在這樣的日子裏所可能體驗到的唯一『快活』也只是喝得酩酊大醉。在自己最得意的時候，被侮辱被痛打了他，回到工匠的小屋裏去。

高爾基在早期的短篇小說中，就已經着重地指出，生活的真正的、唯一合法的主人不是那些『剝削階級的上層統治人物』，不是商人和工廠主們，而是勞動人民。高爾基在各種不同年份裏所寫的一連串小說中，創造了歌頌自由勞動、歌頌『人』——創造主的頌歌。這就是他的現實主義的短篇小說以及浪漫主義的短篇小說都能够發動人們起來鬥爭，鞏固他們對勝利的信心的緣故。

在高爾基的小說中，不止一次地發出需要英雄行爲的呼聲。『……國家需要英雄的時代來到了！』——短篇小說目中無人的作家中的主人翁說。高爾基在傾心暢談中，提出了『必需有經常的、偉大的使生活事業活躍的行爲』。他在短篇小說一個詩人的故事中呼籲道：『需要功勳，功勳！』

高爾基不僅在浪漫主義的短篇小說中，而且在現實主義的短篇小說中，發現了真正的英雄，並且把他們顯示給讀者。早期的短篇小說小東西中的那個死於流放的女英雄就是這樣的，因爲她『對一切人和一切事都熱心』；絕無僅有的事實中的主人翁就是這樣的人物，兩個無名的農民拜謁了他的墓，因爲人民尊敬『爲他們的事業而努力的人』；英雄故事集裏的一些人物也就是這樣的，還有高爾基其他許多作品中的一些英雄——布爾什維克們也是這樣的。

高爾基——短篇小說家所創造的『偉大的生活之書』反映了人民和祖國的命運，顯示了有世界歷

史意義的過程——那完成世界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的人民革命力量成熟的過程。俄羅斯的現實，階級鬥爭，人民大眾底生活，歷史發展底遠景，——所有這一切都銘刻在高爾基短篇小說的鮮明形象上。每一個這樣的形象，都『最充分、最尖銳地表現出一定社會力量本質……』●

譬如，拿破崙這個集子來說吧！這個集子是由一個主題結合起來的：人民和他們的壓制者們，他們的敵人們。在第一篇短篇小說中，貴族的軍官稱人民為『難以共存的敵對人羣』，他們『可能無意識地期待着某種時機，那時他們就要站起來，從全國各地來消滅我們。』於是軍官就得到如下的結論：『必須跟他們鬥爭……』。高爾基借軍官的嘴談到士兵施維卓夫，說他的特徵是暫時還沒有公開的抗議，沒有自覺的鬥爭意向，只是本能地憎惡那種統治階級代表人物硬要他接受的思想；在他心裏，照軍官——講述者的話來說，孕育着『和我，和長官爭吵的潛伏的火花。』

在第二篇短篇小說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議論人民的時候，也是敵視和不了解人民的。資產者心驚胆戰地斷定：一九〇五年以後，『在人民中間開始變得非常不安定了！』他們的話裏充滿着一種對不可避免的暴風雨的預感：『危險的人民……開始在期待着某種事件了……』在敘述商人談論木匠葉菲姆的時候，同時也就描繪了一個暴動者底形象，正如商人稱呼他的那樣，一個暫時還算是『溫和的暴動者』，但他已經和士兵施維卓夫不同，掀起了公開反對虛偽和暴力的、充滿自覺的抗議了。『當我一看到有害的或欺詐的事物的時候，——我就應該把它指出來。』無怪乎商人稱葉菲姆這些人為『最傷腦筋的』人，稱他們的話是『擾亂人心的』話了。

在第三篇短篇小說中，寫出了人民革命覺悟形成的新的和最高的階段。一個脫離人民，而且實際

上也是仇視人民的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講到女僕安紐達時，說她經常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小組有聯繫，常常去學習，從小說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她開始在走向自覺鬥爭的道路。安紐達是個新人，她有明確的目標：『他們知道應該做些什麼』，——講述者講到安紐達，講到訓練班的女學生莫壽利，講到阿歷克山大羅娃時妒嫉地說。

在最後一篇短篇小說中，描繪了沙皇俄國的一個普里希別葉夫式的討厭形象——人民的敵人和『鎮壓者』，地方低級警官克羅哈列夫，他充滿着對於自己權力的自覺，同時又在日益增長起來的人民的抗議面前感到無能為力。

高爾基善於在一些小的短篇小說中，插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內容：在我們面前，一方面是基於對人民的仇恨而結合在一起的各種剝削集團底典型代表人物，而另一方面是人民，以及在人民內心深處增長起來的抗爭。

然而，高爾基底英雄人物，不簡單地是一定階級的思想意識的體現者，而是些活生生的人物。同時，高爾基往往用一幅肖像畫使形象個性化。這兒就是克羅哈列夫的肖像：『他全身由各種尺寸的立方體構成，他的腦殼也是立方形的，……但手掌却是方的，……』這些特點不僅反映了一個地方低級警官的外表，而且說明了他的心理特徵。在全篇小說中，高爾基用各別的細綫條補充了克羅哈列夫的肖像：他有一個『死板板』的下巴，『立方形的頭』，他『瞠目而視』，他那無表情的眼睛『死氣沉沉』。

暗淡無光」。他『走路時低着頭，活像一隻野豬』。作家就這樣藉助於上面所說過的那種『有意識的誇張和突出的刻劃』，創造了一個令人可信的、代表沙皇政權的愚蠢的、殘酷的形象。

在高爾基的短篇小說中，正如在他所有作品中一樣，都明顯地表現出他善於表達他那個時代的現實的主要動向和發展規律性。控訴這個短篇小說集中主人翁的典型特點，就是在這種有遠見的闡明下表達出來的，我們讀這些小說時，就清楚地看見：對於人民的成見把軍官們導入了黑幫分子的隊伍中去；暴風雨的迫近使商人多麼害怕；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變成了人民公開的敵人；地方下級警官克羅哈列夫這些人底政權已經動搖，而且很快就要垮台了。我們看見：在施維卓夫心中閃爍着的模糊的抗拒的火花，逐漸地燃燒起來，造成木匠葉菲姆的暴動，而這種自發的暴動和馬克思主義匯合起來，就導至安紐達、阿歷克山大羅娃及其他人們的革命鬥爭。高爾基在自己英雄人物思想形成的過程中，揭露了他們的思想，指出了他們及他們的階級所走的道路。

高爾基作品的一個新的課題——描寫人民羣衆革命化的過程——特別明顯地體現於作者在一九〇五年事件以後所創作的短篇小說集俄羅斯浪遊散記中（最初名爲過路人的札記）。這些短篇小說底主人翁就是人民。而這裏主要的是反映那些不會被殘酷的生活所摧毀的、那些要成爲美好的未來底保證的人民底典型的、明朗的品質。短篇小說集把一般題材和講述者『過路人』底形象結合起來，『過路人』乃是短篇小說控訴中的商人特別害怕的那些『從旁走過的』、『最傷腦筋的』暴動者之一。『過路人』——雙生子之一阿遼沙·別施柯夫是一個新人，是高爾基肯定的人物，作者表現了他從不自覺地反抗醜惡生活走向自覺的革命鬥爭的道路。這個形象顯有很大的概括的意義，因爲高